

常德府叢談卷二

江漢之北爲南陽江漢之南爲南郡並以古南國得名謂在豐鎬之南耳晉習鑿齒與伏元度論青楚人物鑿齒以伏羲生於黔中召南詠其美化今武沅皆風姓之國南楚有

甘棠之跡焉

楚地記

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又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迄今湘神所保靈正百

常德叢談

卷二

一

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止囿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

之二女復何疑耶

路史齒當已按總志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配重華必具任姒之德

何後人以兒女子待之耶

昔漢武帝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筍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口

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蓊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租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爲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揀樹葉塞上□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

常德叢談

卷二

二

並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秭歸鄉北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尙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斷於江潭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唐沈亞之
屈原外傳

春申君宅在常德府城南按方輿勝覽春申坊卽春申故□史記春申君楚人考烈王十五年請封於江□□許之□

城於故吳墟以自爲郡邑正義云墟闔閭今蘇州也或疑歇旣就封於吳墓亦未必在楚考考烈時蘭陵淮北之地皆折入楚則春申君之爲楚人與其宅墓之在鼎州皆無可疑耳

一統志

李府第選曰常州武進郡城有所謂春申府第中下爲三坊者或鄉人多耶又曰相傳春申君墓在府第前考春申君不千之英之策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先伏用朱棘門內春申君棘門園死士夾刺之遂使吏申封於淮北擁十二城太史公過其故宮室歎爲極盛今常州錫山下有春申君祠想菟裘之營意當在□常德之墓或門下客感恩者之所爲耳

莊子先稱舜讓天下於州支伯子州支伯子不受繼讓於善

常德叢談

卷二

三

卷不受云云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又一統志辰州載有善卷先生墓註云在大西山巔先生姓名未詳或曰舜時人宋眞宗東封辰州通判歐陽陟言善卷有功於民詔封瑩立祠賜號高蹈先生又溆浦縣志載善卷常居盧峯山絕頂有臺臺上有土阜三旁有石鼎竈各一爲卷煉丹臺及稱卷朝遊盧峯暮宿大酉二山相距百里疑爲神仙之流此說亦沿襲之謬耳若夫如莊生所稱可謂見道分明者矣肯屑層如是耶然其風可以激頑俗詩詠之祠祀之亦所宜者

舊邇志

王進逵武陵人也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

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醒省及旦遣將唐翥追之及於武陵翥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劉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達自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於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

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卽以進達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故時同泐口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

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逵敗見殺五代史

何敬真

敬一作景

武陵人也事恭孝王爲朗州步軍指揮使長沙

之役列陳於楊柳橋進擊韓禮軍有功王旣陷長沙遷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武陵已而與王進逵等共迎劉言於辰州言帳下指揮使凡十人爲親校敬真蓋其一也未幾從逵克潭州逵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而署敬項行軍司馬逐唐將邊鎬斬首五百級復有功除靜江節度副使居頃之言命敬真爲南面行營招討使與先鋒朱全琇合潭兵以扼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日飲酒高會餌以伎女敬真未知逵之誘已輒留連

常德叢談

卷二

五

不出而先發朗州將李仲遷率兵三千人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心怨敬真遂劫仲遷以歸逵於是乘敬真醉詐爲言使者械繫之獄中隨斬焉時周廣順三年二月辛亥也久之全琇亦殺死逵卽以其事告言言不得已誅會等數人以爲解先是逵入長沙敬真與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堂視事每遇宴集使酒紛拏無復上下之分逵心御之會周行逢張文表事逵多盡禮逵益與敬真不相協敬真辭歸朗州又不能事言言頗疑逵使敬真伺已將討逵行逢因說逵早圖敬真等爲便逵曰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也由是除敬真意遂決論者謂敬真之禍實萌於行逢

一言云十國春秋

張文表朗州武陵人從王進達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之常欲誅文表未有以發及行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之備方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座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眾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彀弓弩但按膝叱之文表遂害簡及坐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眾以禦文表保權泣謂眾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墳土未乾文表構逆軍府安危在此一舉諸

常德叢談

卷二

六

公勉之眾皆感憤遂破其眾於平津亭擒文表鬻而食之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於朗陵市同上

余嘗見蓬萊仙弈圖卷乃張邈遼題後云蓬萊仙弈圖者龍陽子湖湘冷謙所作謙武陵人字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沙門海雲游無書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天文地理律歷以至眾伎皆通之至元中秉忠入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乃棄釋業儒從游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覩唐李思訓將軍畫傾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

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比將軍尤加纖細神品
幻出由是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
示平淑悟真之旨穎然而悟如己作之至正間冷君已百
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作亂君
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爲念方藥妙用如神天朝維新
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蹟矣此卷乃至
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若連城之璧而未嘗
輕以示人今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
中邱壑三昧之妙不識爲真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持
奉遺元老太師淇國邱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瓢然意在

常德叢談

卷二

七

蓬萊之地幸珍襲之且以爲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
日三丰遯老書又有三丰印章云

皇明異
人錄

冷謙讀書學道嘗畫蓬萊仙弈卷大類李思訓徐有貞亦有
秋山圖自賦詩句題之筆力極其豪放今藏吳中一大姓
勝國詞人以詩賦名家者往往兼工書畫如張羽徐賁陳
植陳惟允等問學之外各以山水著聞此尙游方之內者
也獨冷謙以世外高真而其仙弈卷丹青特立一世政如
王謝家子弟自有一種風致耶

清河書
畫舫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過其旁卓問有漁否應曰無
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老人鼓枻徐去吟曰八十□□

□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
釣筒欲邀之不可及矣統志

髮頭陀者武陵人也少喜任俠己心厭之徙家桃花源明農
瘠田二頃纔通烟火給饗殮宴如也喜釣魚徜徉青螺白
馬間閒輒焚香手念珠趺跏坐宛然頭陀第有髮耳創髮
頭陀菴於八湖濱四面種竹竹臨池池畔蒔蔬菴貯圖書
酒尊客過從輒留飲茹蔬非知己亦油油不肯去顧負酒
癖偶醉口及時事輒慨然以悲復自笑於元少傅之李沆
南載其秋興詩三首於道聽錄張師繹髮頭陀傳

龔邦重號南村嘉靖時以鄉貢仕至國子監祭酒致仕歸與

常德叢談

卷二

八

邑令洪爲詩酒之社鄉故有水患漸水自漢壽城下二里
許分流出趙象冲每大水衝決鄉人多失所者邦重度其
地勢於野雞尾下趙家墻上築檢隄植一栗以誌之復別
築老墻隄二百年來一鄉無水患襲氏譜

按邦重舊志未載宦業無考其裔孫大萬真影跋曰南
村公及宜人真影歷今二百年圖軸如新聞明季避兵
時以油紙複裏置竹筒中埋地下故得以存袍服皆猩
血所寫後人加以硃歷久稍暗嘉慶十一年邑令周邵
蓮曾見舊像袍服
皆明制果舊物也

丁戊之間予僑寓白下從胡處士星卿時過長干偕藏社社
主松影去楚有石溪代領其事每予兩人至相與劇談出
茗果留坐竟日以爲常師與予同年生頎而哲頭白如雪

冬夏一禿頂身臂少受寒濕時作痛甚厭苦之因自號髡
殘天姿高妙見解超然當彙內捧喝交馳之時所過掩耳
疾走時有吟誦都不入格一言半句往往出人意表間以
己意作山水人物脫盡常蹊吾嘗謂石溪自成其詩自成
其畫亦自成其禪也性卞急不能容物顧喜予率易予每
見輒縱談諧謔雜出無所隱諱嘗語予曰某公爲文句句
要人不解子爲文句句要人解可喜也有楚天夫以方外
游公卿間氣甚盛遇予於師坐問予避去其人問知爲予
訝曰吾耳西頑久直如此人耶師曰此其所以爲鹵頑也
一日同藿溪及予同赴城南齋予亦僧服過小巷有壯婦

塗粉狼籍又手當門目之旣過師字予曰世間有如此穢
物人偏好之何可解也予媯之曰我過未見有物汝何自
獨見之師指罵曰忒欺心三人相與絕倒大笑嗚呼其一
時情事聲音猶宛然在也浮山山足斧公爲公狀曰師武
陵劉氏子母夢僧入室而生師稍長自知前生是僧出就
外傅竊喜讀佛書里有龍半菴儒而禪者特竒愛師一日
聞誦怡山願文正心出家童眞學道卽痛哭請諸父母求
出家不許有來議婚者師大罵絕之崇禎戊寅師年廿七
矣自念居家難以脫離一夕大哭不已遂引刀自剃其頭
血流被面長跪父牀前謝不孝罪父知其志堅且業已剃

遂聽從之龍先生聞之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不可小就教令看話頭有省益令游江南參學至白門無所遇遇一老髡問師出家始末言與己同但己得雲棲大師爲之剃度師因請大師遺像拈香遙禮爲師老髡與議名智杲蓋雲溪派也卽返楚卜居桃源餘仙溪上龍先生晝夜逼拶久之忽有所觸心地豁然遂成無事道人師生平未有師承世出世間所以成就之者龍先生一人而已甲午再來白下遂駐錫長干戊戌往謁浪杖人於皋亭一見皈依易名大杲明年杖人示寂於天界師自祖堂奔赴諸弟子以杖人親書法偈及竹如意遵遺命於龕前付授師拜而藏之

不啟已納歸青原終不受師在祖堂與諸髡不合有爲捐資構大歇堂以居師者師謝以偈曰茶蓼生來都喫盡身心不待死時休借他兩板爲棺蓋好事從頭一筆勾疾革時語大眾死後焚骨灰投棄江流眾有疑色師大叫曰若不以吾骨投江者死去亦與他開交不得眾遵命舉火後函其骨灰投燕子磯下蓋斧公狀畧如此劉子黃玉爲予言師在大歇堂盡出其生平玩愛古銅器以己意命工寫佛出山像高數尺一火而就妙好端嚴親書一聯云剗盡心肝博得此中一肯留些面目且圖去後商量從此絕筆蓋卽師辭世偈也師脫畧一切獨嗔怒不可解投灰之命

亦惡其肢體向多痛苦仇視而棄之也遇弟子一以口罵從事非人可堪不得已去之他方往往爲上座稱大師斧公其一也師没十餘年有瞽僧親至燕子磯募工升絕壁刻石溪禪師沈骨處數大字於上又刻師禪偈一卷大歇堂集六卷行於世瞽僧桐城方氏子字子安能文旣瞽而出家蓋斧公弟子也

錢澄之髡殘石溪小傳

居士道號三三楚之常德人祖世代皆甲第顯仕生而穎異長習舉子業補博士弟子員性喜讀書尤嗜酒好睡於齋中設方榻帷帳前後俱設門門兩邊皆設几案坐榻上讀書倦則臥臥醒則任意起處卽取書伏案讀讀倦復臥爲

常德叢談

卷二

十一

文下筆輒千萬言滔滔莽莽如萬斛泉不擇地而施獨數爲長夜飲無節度時遊斜邪走馬章臺年三十九夢人示以票如有司拘者票列友人十數而已名在最後心惡之一二年間有名者漸次歿將及己士泣曰修短數也如母老何一夕忽死去至地府見主者士稱無罪主者笑曰爾果無罪耶命引出皆前所與狎者若干人士愧懼主者曰無畏耳尙得不死以事母孝故也命之還士旣脱徐行廊廡間見最後殿上有老僧趺坐其中士往候拜跪如弟子禮心異之俟王退乃晉謁老僧求度世方老僧於案上取書授之曰讀此可以了脱士視書面上四大字記之□□

時家人環哭士具道其故命取書至則五燈會元於是朝
夕研究不輟未幾領歲薦授漢陽學博尋晉陝西汧陽縣
縣令到任未久自解歸曰余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將令淵
明笑人耶返里獨居一室對妻孥如賓客惟飲酒作文不
異昔日鄉黨有求文者先於齋中置盛饌旁列筆墨精楮
飲之酣始告以故士復連飲數大白盡醉乃拈毫伸楮沉
思片晷走筆疾書書畢遂偃臥鼻息如雷起反覆視不改
竄一字白詫以爲神茲因世變隱跡神山與余靜坐山堂
偶談及文章三昧因請作小傳亦雁遺潭影之意也

釋宏
棗龍

三三居
士小傳

常德叢談

卷二

十二

魯男字一男桃源選貢少孤爲文高古尤工詩以黨錮沒於
獄著作散失順治十七年九月旣望死已十三年矣忽一
士唐巾道袍叩僧扉入烹茶坐談索紙筆作詩云黃葉落
空際蛩音遽然止我來叩方丈燈輝白如水霜茗啜夜涼
秋魄寄素紙嗚咽不成聲肅肅若有情入爲腐儒誤兜響
不能生嗟哉佛榻懸高燭日月輝光相吞浴人天一座獨
正襟閒弄烟雲意自深願藉梵唄破幻相燈前花影鏡中
身後註魯男題書畢僧轉盼遂失所在

通志

余青雲武陵人少慷慨有大志讀書喜孫吳悞兵機深自韜
晦人無有知者長身有力武藝絕人妻死不再娶人洪山

祝髮爲僧一日遊新村丁太念家作佛事衣葛衣搖足譚
笑丁惡之以掌批其頰青雲聳身躍丈餘歸辭僧詣軍伍
中指揮方畧悉合主將意聯超擢爲總兵官赴鎮聞張獻
忠入蜀陷佛圖關青雲率兵由漢中趨重慶擊之軍敗沒
於陣時官民自亂壅於上聞其僕自蜀逃歸述其戰死事

余氏
譜

龔廷珪號書顛開卷便忘寢食一字一句必窮其源盛暑不
揮塵蠅蚋血常滿几案間嚴冬手足皆凍不擁爐呻吟達
旦肆意於諸子史傍及陰陽術數雜劇院本篆隸畫譜之
類靡不通曉凡有著作一字未安手刻衣帶痕至裂以屢

常德叢談

卷二

十三

不得志於有司得狂疾或向耕夫野人說天文或朗吟行
市井或挾巨石走水澤中或登高樹引酒自酌有來相勸
者輒疾聲叱之以是時人疾之愈甚乃走蜀遍西南諸名
勝所至必紀以詩倦遊歸里益反求於四子書及五經註
疏著春秋五傳及周易解圖天下水道貼梁柱間終日偃
臥凝思人不知所爲嘗月朔至郡城中攀邑侯轅自陳所
學一郡皆驚復走蜀不知所終

龔氏
譜

丁學美字子成武陵諸生善書嗜酒豪放喜遊足跡半天下
凡名山巨觀無不登覽一日大醉騎驢誤入軍門署守者
捉之入內見其已醉復賜飲數斗問以能曰能書隨書擘

窠數大字軍門敬禮之稿志

賀某武陵人值歲歉父母先後卒無以爲殯乃質身王姓爲傭經紀諸務動慎無愆主人曰安有如此人而貧至質身者乎再三詰始言其故曰是孝子也不可以辱遣之歸賀曰質身爲親親葬而不報以力是賺翁以葬親目將不瞑固却之乃歸朝夕拮据積貲以酬年過三十始娶族伯頗贍足無子立其弟爲嗣伯卒弟蕩其產棄母逃賀迎養之日侍飲食及卒並遷伯棺合葬父母塚側又先後葬貧不能殯者入喪年企百歲同上

余遊南嶽往謁衡山令許公其僕人張彬者沅江人年二十

常德叢談

卷二

十四

許見余名紙大喜奔告諸幕府以得見隨園叟爲幸旣而許公招飲命彬出所作詩有湖邊芳草合山外子規啼遠岫碧雲高不落平湖螢火住還飛之句果青衣中一異人也惟無他嗜酷好吟詠主人賞婚費盡以買書隨園詩話

鼎州江畔古墓一所相傳某年月江漲浮女尸一軀洄漩隄下不去漲落停沙上數日面色如生居人異而斂之一手猶握小卷取出開視札縛絹片血書詩一首云潔守深閨十九春豈期竟作虜囚身夫生未補君王事妾死寧忘夫婦倫夜靜自甘沉弱質月明那管弔亡人恩深父母終難慰願作兒身來世親咸驚歎曰烈婦也奈何不留姓氏□

識者曰若不觀詩意乎前後八句惓惓以死維君臣父子
夫婦之倫此豈有心殉名哉遂厚殮擇高原葬之勒詩於
石以風世焉歲久墓圯石漫滅詩遂失傳或指爲貞女或
指爲節婦俱無左驗有某生者忽於墓所遇一隻鬚眉皓
白指頹塚謂生曰此烈女墓也爲具述顛末且云渠曾祖
預其事而有詩遂並原詩錄出付生不顧而去生嗟訝
久之持其詩詣採風者遂樹石重表其墓云

楊宗岱烈女
無名氏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客於涇陽見婦
□牧三□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
聽翔立若有所伺毅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

常德叢談

卷二

十五

終泣而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
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訢於舅姑得罪毀黜以至此聞
君將還鄉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
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
飛但洞庭深水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女曰洞庭之陰有
大橘樹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鎡帶束以他物然後舉
樹三發當有應者遂於襦間解書再□□進毅深爲之庇
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
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
毅復眠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

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還家乃訪於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曰貴客何至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閱臺閣相向門戶千萬竒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毅曰此何所夫曰此靈虛殿也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竒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

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俄而宮門開景從雲合一人□紫衣執青玉而出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託書

於毅取進洞庭君覽畢泣曰老夫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
瞽使閨孺弱遠罹詬害公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
髮何敢負德衷詫良久君令侍者以書達宮中須臾宮中
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
毅曰錢塘何人也曰老夫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
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堯遭洪水九年者乃
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帝以寡人有薄德
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詞未畢大聲忽
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湧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
目血舌朱□火鬣項掣金□鑠牽王柱千雷萬霆繳繞其

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
親起持之曰無懼毅良久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
以避復來君曰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
命酌互舉以欸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嶂節玲瓏
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
滿身綃縠參差迨而視之前所寄辭人也若喜若悲零淚
如絲旋入宮中君美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
宮中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
神溢立於君左古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
亦盡禮相接迺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

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
失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
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
亦太草草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宿毅於凝碧宮會友
戚張廣樂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
復有絲竹羅綺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
還宮樂二舞旣畢龍君大悅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
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
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
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

常德叢談

卷二

十八

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群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
有□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
□膺兮雨雪羅縠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
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
踏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
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袁冤
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山家寂寞兮難久留
欲將辭去兮歌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
貯以聞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盤□以照夜璣皆起進毅
毅辭謝而受然□當巾之人咸以綃□珠璧投於毅側重

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口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所歸懷愛者知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剡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鑠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

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元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歡宴如舊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宮男女僕妾悉出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泣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

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出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欲擇壻毅乃卜日就禮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妻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余卽洞庭君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閑戶剪髮以明吾意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

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夫而納其妻邪某素以操貞爲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且率肆胸臆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有頃女謂毅曰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乃相與覲洞庭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容狀不衰洎開元中上方留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謫官東南經洞庭晴

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乃有彩船自山馳來中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有宮闕如人世見毅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持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九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唐隴西李朝成叙按通志謂柳毅爲洞庭湖神其靈異時見於別錄疑卽俗所傳羅陰秀才今沅江湘陰間人也錄其原傳稍節其冗備徵考雲又按武陵舊事洞庭湖神嘗助以資後竟不復至故神恆望之今木牌江行皆鳴鼓助力聲蔽兩岸樅入湖則否恐神之取償也

常德叢談

卷二

二十一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歷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旣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辭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

陽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裝橐柏庭必閉目處眾中洞源讓
曰處眾而睡人奪汝攜柏庭曰非有睡也悶眾之喧喧耳
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
捐主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
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塗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
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不郡赴之留柏庭山
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
去州祇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行何見答曰見石室石
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
又旬柏庭於藝圃中得一碁□捧呈洞源曰秦人□子洞

源異之曰誰謂汝爲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碁子洞源諦
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鉄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緘
記如舊亡碁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岩洞時久霖
雨澍洞源旣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昕
洞源命柏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
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
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褫常□
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
之處各焚香跪拜旣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
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又

因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訾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訾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璉偕圍矚柏庭服短布衣烏繒巾逡巡却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貽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仙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岩薜

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迭延陵闖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台見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闕冷然問曰汝爲誰答曰瞿柏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瞿柏庭來乎洞源睢唯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問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爲備裝或以爲未可行爲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

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跡皆怪異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廼談詭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柏庭有同學陳景昕已五徙居今復爲桃源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昕前庭冠青蘿冠衣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問所惑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温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

微傳實

此記乃簡輿親劄曩爲好事者磨去重刻惟存碑側數字

江淮異人錄

常德叢談

卷二

二十四

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容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麟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遁逸

劇談錄

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絕乃裹糧沿溪而行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困臥見溪流巨花十餘片純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 upper 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於

此至其夕水際樓閣相望三夫人坐絳殿中眾樂並作玉源召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日夜月亦可矣玉源乃作詩曰玉兔步虛碧水輪碾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平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懸純曰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頃卽至瑣牕朱閣非人世所有玉源戒純慎毋入南軒當不利於子純竊往焉軒中有玉笛純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里子呼他人爲父妻呼他人爲

常德叢談

卷二

二十五

夫燕聚語笑久之不見純嘔一卵於地化爲紅鶴飛去仙乃見純責曰不聽吾戒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年當復來此宜內養真元外從善行以舟送純歸

湖廣通志

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去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

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捧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元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辭去抵瀉山復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林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遣以茶鹽誣之言犯藝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宗風一日告眾曰捫空追響勞汝心□□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

常德叢談

卷二

二十六

坐而逝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諡見性五燈會元師示

寂時有我七百年□□□□響塔長三寸吾當再來

之語後明榮王於宏治十一年到此正應其識德山志

舊傳金剛說法白□化為老翁時來聽講又嘗與金剛手談

金剛知之戲謂曰既承護法不棄當與大眾一齋老翁許

諾詰早獻糍食於白龍井內寺中戒袖凡五六百人盡食

不遺後一僧曰有了乃止德山志

金剛與臨濟同得法江西傳達磨第十一世每遇僧到多持

拄杖便打臨濟遣侍參教令若打汝便接收拄杖當心一

柱持侍者如言將至金剛便歸方丈臨濟曰從來疑這漢

故名德山棒同上

周平園判鼎州於紹熙壬子重陽日題詩刻石德山詩曰因念叢林宛如舊當年有願幾時還自註周金剛曾有願云塔高三寸再爲此來今果高一寸餘矣若非願力安能及此此語甚竒公豈語怪者耶其後榮藩初封至德山鐘鼓自鳴寺僧驚謂金剛再來王急掃塔以袖拂碣認之則已先有自將衣袖掃灰塵之句爲歎息移時斯又竒也又傳潭底白龍化老翁數參周金剛周亦時時至龍宮與龍弈一日覩龍宮壯麗心偶動龍已知之曰五百年後還君此樂其後榮藩果應此語因果輪迴在金剛猶不免耶武陵舊事

常德叢談

卷二

二十七

巖頭雪峯同欽山辭德山山曰子去後作麼生頭曰不忘和尚山曰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道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欽山先到澧陽雪峯巖頭至鰲山阻雪雪峯將平日所得一一舉似岩頭至參德山因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曰我於此如桶子底脫相似頭叱曰汝豈不知從門入者不是作家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曰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鰲山在郡北七十里德山志

德山全賦禪師江左王氏子中年慕道祝髮入山得法於靈

岩退翁老人接臨濟正傳開法鄂州之九峯山康熙改元壬寅遊常德府德山乾明禪寺欣然掛錫鼎修殿堂自浮鉢以來計此第十刹矣先是德山荒廢虎狼所都往往恣噬自師至虎不爲患時忽一入眾旣狎而不驅亦迤邐而去寺東南有井傳云善卷所穿乃白龍穴水道通江開則盈而不止自來湮埋莫敢啟者且有怪祟往往攫人入井日晡則足不敢近師喝曰豈有是哉遂命具畚鍤親往開之浚至三十丈底出乃生成一片石內有一盂覆活鮒七卽送之大江亦七孔疏其泉水驟至浚者亟呼緹出轆轤聲未絕水已湧至口欄矣由是汲餉色味香冽而淡白久

飲益人神智向之崇亦無聞白龍守此以待我師爲人功德之一助師每日五鼓持華嚴大典至平明方進食午後粒米勺水不入口堅行此事已三十餘年一切應酬士夫宰官村甿隸卒均視不低昂惟以慈育接引樸實指點日每數百起毫無倦色康熙三年臘月初旬師扶病登樓玩雪口占云十年此懷抱今日一登樓四野雲明暗千秋鳥去留天頑無可似吾老欲何投久病憐柴骨方牀又滿愁命侍者書付兩序至次年二月庚申日子時師喚侍者取一盆水來將一刀來師接得刀云學道人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擲刀入水大喝而逝忽在笥中取得入龕偈一紙

云雲山要分手信宿不長久空身隨住去閒看風雨鬪越
信宿入龕果一時風雨大作初七日火浴僧俗數千手持
香花幢幡引導昇龕天氣清明纖翳不作惟聞香氣氤氳
火光烈焰中現出金裝寶相珍箍抹頭與世間塑羅漢無
異眾目凝祝半晌不改於是數千僧俗咸崩角至地號佛
震天時余在焉有一老宿曰聞昔開山祖師曰塔高三寸
吾當再來今量果高三寸而和尚適至豈非金剛化身乎
時康熙乙巳歲小暑前三日立石

德山寺全
賦禪師碑

常德叢談

卷二

二十九

淑通兄弟音問於是食苦嗚咽告雙肩曰予兄今復滯粵
西相去二千里烽火道路梗塞魚雁杳然心竊傷之雙肩
奮臂起曰此吾事也索書立行獨肩朽木一株闖營壘歷
崎嶇饑則乞食健兒偵伺者見其尪羸癡贅畧不加顧問
往反二千里刻期報命豈古所謂義俠而隱於空門者歟
僧毛自得不知何許人庚熙庚午來德山著敝衲髮長不剪
眠倉廩板上虎豹爲鄰食則板響來就興至高歌聲亦清
越與人無侮如是四五載從未沐浴汗穢不聞蟣虱不見
後不知所往

同上

右人

卷二終